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三卷

醫部總論三

明吳文定公家藏集 醫僧庸妄治病速死

陳汝中嘗病脾胃鬱火之證求治於盛用美診其脈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卽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則致速死既而治之汝中遲其效或以浮屠善醫薦者汝中惑其說遂求治飲其藥嘔血一升而死噫醫以用藥藥以攻病病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乃庸妄人也目不識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新久一切置之不問而惟毒藥攻擊其殺人蓋亦多矣今予咎汝中之不善擇醫而致速死特書此以爲世人輕服藥者之戒

醫學集成 醫學須會羣書之長

醫之爲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難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也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以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故前此數者缺一不可且人之生命至

重病之變化無窮年有老幼稟有厚薄治分五方令別四時表裏陰陽寒熱須辯臟腑經絡氣血宜分六氣之交傷七情之妄發運氣變遷不常製方緩急尤異更復合其色脈問其起居證有相似治實不同聖賢示人略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叅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爲可

九靈山房集

醫儒同道

金華戴叔明曰醫以活人爲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爲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復深爲探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羣書採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盛意哉

大學衍義補 國設醫學

今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療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學而以醫學爲名蓋欲聚其人以數學旣成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爲國醫其嘉惠天下生民也至矣間嘗考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爲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

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李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天閼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以醫爲王政之一端也

本草衍義 醫有八要

治病有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醫無可去之術也故須辨審八要庶不有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前後泄瀉飲食不進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何有不可治之疾也

本草類方 醫不可用孟浪

夫用藥如用刑誤卽便隔死生然刑有司鞠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用藥亦然今醫者至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相當如此卽應手奏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施湯劑逡巡便至危殆如此殺人何太容易良由病家不善擇醫平日未嘗留

心於醫術也可不慎哉

徐春甫古今醫統 慎疾慎醫

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非謂已病而不治亦非謂已病而不能治也蓋謂治未病在謹厥始防厥微以治之則成功多而受害少也惟治於始微之際則不至於已著而後治之亦自無已病而後治也今人治已病不治未病蓋謂病形未著不加慎防直待病勢已著而後求醫以治之則其微之不謹以至於著斯可見矣聖人起居動履罔不攝養有方間有幾微隱晦之疾必加意以防之用藥以治之聖人之治未病不治已病有如此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釋云齊所以交神明誠至而神格疾爲身之生死所關戰爲國家存亡所係然此三慎誠爲最大而疾與乎其中得非以身爲至重耶康子饋藥則曰未達不敢嘗可見聖人慎疾慎醫之心至且盡矣世之人非惟不知治未病及至已病尙不知謹始初微略恣意無忌釀成大患方急而求醫曾不加擇惟以其風聞或憑其吹薦委之狂愚卒以自壞皆其平日慢不究心於醫至於倉卒不暇擇請殊不知醫藥人人所必用雖聖人有所不免顧在平昔講求稔知某爲明醫偶有微疾則速求之以藥治如反掌臂能曲突徙薪豈有焦頭

爛額之謂丹溪論之固亦詳矣甫之庸見尤有未悉之意焉續貂之訝誠所不免有志養生者擴而充之亦未必無小補云

古醫十四科

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次祝由科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元李杲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闕此不知其得舊本而加以己意歟抑盡爲創著而得上古之同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甫觀今世醫者多不工於脾胃祇用反治之法攻擊疾病以治其標惟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用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必後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所謂從治之法則漠然無所知也及致脾胃損傷猶不加察元氣一壞變證多端如脾虛而氣短不能以續變而似喘促醫尙用降氣定喘之藥如脾虛衛氣不行變而爲浮腫醫尙用耗氣利水之藥如脾虛鬱滯變而作寒熱醫尙謂外感用發散之藥大段類此虛而益

虛直以氣盡身亡始用人參湯附子湯灌之於殞絕之後豈有能生之理乎自今觀之不足者十常八九況其時勢競馳驅於名利之塗勞思傷脾而致病者居其大半若體實而偶爲風寒暑濕之邪襲則惟攻之而卽愈者亦不多見矣此則中醫治之易成功也及遇脾胃虛而致風寒暑濕之邪襲一同體實者而施治之則大有間然者矣攻之不已則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必大攻之脾胃益傷而疾益篤枝窮無措則曰難醫時弊如斯曷可勝紀要皆不知本之故也經曰得穀者生失穀者亡又曰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然則胃氣穀氣得非人身之本歟

時醫

俗云明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有時運造化亦能僥效常自云趁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又云饒你熟讀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里諺有云左心小腸肝膽賢時來每日有千錢所謂明醫不如時醫良以此也衛生寶鑑所謂福醫深足爲戒今之患者不達此理委命於時醫亦猶自暴自棄甘於溝壑者何異哉

巫醫

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

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嘆人不可以無恆而善其言之有理朱子註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未當也夫醫之爲道始於神農闢於黃帝按某病用某藥著有內經素問所謂聖人墳典之書以援民命安可與巫覡之流同日而語耶但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故南人謂之巫醫者此也今世謂之端公太保又稱爲夜行卜士北方名之師婆雖是一切虛誕之輩則亦不可以無恆也矧他乎

名醫

醫爲司命之寄不可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精深故也今之承藉者多恃銜名騰價不能精心研習京邑諸人皆尙虛譽不取實學聞風競獎其新學該博而名稱未振以爲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良可惜也 支本中曰昔越人因魯公扈志強氣弱

足於謀而寡於斷趙齊嬰志弱氣強少於慮而傷於專乃飲以藥酒易置二人之心使俱爲名士子

觀今之求醫者率以有時名者爲重初不計其書之讀不讀脉之明不明謂之時醫福醫名醫一承權貴所舉輒憑治療雖殺其身委命無怨故爲醫者往往奔走權門諂容卑態以求薦網利沾名知者笑議仁心仁聞毫蔑有也安得飲以藥酒而俱易其心乎

儒醫

趙從古曰慶曆中有進士沈常爲人廉潔方直性寡合後進多有推服未嘗省薦每自嘆曰吾潦倒場屋尙未免窮困豈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師別謀生計因遊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醫官也常又嘆曰吾窮孔聖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始有意學醫次見市廛貨藥者巧言艱苦復又恥爲疑貳不決與同人共議曰吾輩學則窮達方書師必趨事名公自非常流比也是時余爲太醫醫師常輒以長書請見急迎候之無敢輕怠常曰此來窮蹇之人因同人相勉令某學醫聞君名公也故來師問余曰醫術比之儒術固其次也然動關性命非謂等閒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足下旣言窮蹇是志未得遂復卻學醫深恐鬱滯之性未能精研常愠色曰吾雖窮蹇乃自服儒讀孔孟之書粗識歷代君臣治國之道今徒志學技術

豈爲高藝余曰恐非淺嘗能也君未諭上古三皇醫教姑且勿論卽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有才而行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

五難

宋濂曰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傷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生焉醫者從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麤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盡此法則無疾弗瘳矣麤工不辨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於江腎魚於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各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致顛倒錯謬釐工則俚

俛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東西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涼寒者宜劑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鑪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不專於陰陽有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釐工則不覈重輕而妄投之此其難五也

醫喻政

宋呂誨上神宗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治療有標本用藥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危心腹雖以身疾喻朝政深切醫之弊也業醫者可不爲之戒哉

論醫

郁離子曰治天下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補瀉鍼灼湯劑之宜參苓薑桂硝黃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脉道聽途說以爲方語人曰我能醫

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刑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尙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尙質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乘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又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困於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惑之也遂至於大而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噫若郁離子者可謂深得醫之情矣

衷方書

陵宣公在忠州衷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止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心本事單方近已刻於四明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尙多未有見類而傳之者予屢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因予言集以傳於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一理貫通

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者通習也不知何代而各科之今世指某曰專某科復指某曰兼某科又

指某曰非某科殊不知古有扁鵲者過邯鄲貴婦女卽爲女醫過睢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痹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曾不分異而爲治也旣曰醫藥則皆一理貫通又云此長彼短亦不善於窮理者也

鍼灸藥三者備爲醫之良

扁鵲有言疾在腠理熨病之所及疾在血脉鍼石之所及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是鍼灸藥三者得兼而後可與言醫可與言醫者斯周官之十全者也曩甫謬以活人之術止於藥故棄鍼與灸而莫之講每遇傷寒熱入血室閃挫諸疾非藥餌所能愈而必俟夫刺者則束手無策自愧技窮因悟治病猶對壘攻守奇正量敵而應者將之良鍼灸藥因病而施治者醫之良也

庸醫速報

醫學貴精不精則害人匪細間有無知輩竊世醫之名抄檢成方略記難經脉訣不過三者盡之自信醫學無難矣此外惟修邊幅飾以衣騎習以口給諂媚豪門巧彰虛譽搖搖自滿適以駭俗一遇識者洞見肺肝掣肘莫能施其巧猶面諛而背誹之又譏同列看書訪學徒自勞苦凡有治療率爾

狂誕妄投藥劑偶爾僥效需索百端凡有誤傷則曰盡命俗多習此爲套而曰醫學無難豈其然乎
於戲醫而日相流於弊矣無怪乎縉紳先生之鄙淺也欲其有得真醫亦寡矣幸天道好生而惡殺
速昭其報施庸醫橫亡人皆目擊邇有士人被誤藥而立斃家人訟之法司拘審律不過笞罪隨釋
而馳歸未踰年被賊肢解而死豈非天道之報耶小說嘲庸醫早亡詩云不肖誰知假賢良莫識真
庸醫不蚤死誤盡世間人豈非天道惡之耶故甫嘗戒諸子弟醫惟大道之奧性命存焉凡業者必
要精心研究以抵於極毋謂易以欺人惟圖僥倖道藝自精必有知者總不謀利於人自有正誼在
己易曰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安得謂不利乎

醫業不精反爲夭折

相彼天下之人所重者生也生之所繫者醫也醫之所原者理也上古有黃帝岐伯扁鵲華佗蘇死
更生醒魂奪命之術以至三代而降學是者疏莽聊略不致精元時時有賊夫人者何也蓋於陰也
而體之以陽陽也而擬之以陰虛也而推之以實實也而度之以虛外也而揣之以內內也而像之
以外急也而料之以緩緩也而億之以急進也而窺之以退退也而探之以進孟浪以診其脈浮淺

以察其證蒼黃以稽其聲恍惚以徵其色所以顛倒用贖之工舛差施聲盲之藥斬綿綿未艾之年絕婉婉方增之齒俾含枉而下世抱屈而歸泉天下之夭折者誠爲庶哉嗟嗟醫本活人學之不惜反爲夭折

用藥活法

用藥之法不可辟執古方當因證輕重加減藥味冷熱元微務合其理切勿妄施誤投丸散頃刻傷殘性命天理不容爲醫者可不自慎如雄黃牙硝石英礪砂丹砂之類不可火煎川烏附子鬱金南星半夏不可生用務須精細依法修製斯藥無弗效矣

王肯堂證治準繩 通論

羅謙甫曰一小兒五月間因食傷冷粉腹中作痛遂於市藥鋪中贖得神芎丸服之臍腹漸加冷痛時發時止踰七八年不已因思古人云寒者熱之治寒以熱良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據所傷之物寒也所攻之藥亦寒也重寒傷胃其爲冷痛可知矣凡人之脾胃喜溫而惡冷況小兒氣血尙弱不能任其寒故陽氣潛伏寒毒留連久而不除也治病必先其本當用和中養氣之藥以救前

失服之月餘方愈嗚呼康子饋藥孔子拜而受之以未達不敢嘗此保生之重者也奈何常人拱默而令切脉以謂能知病否且脈者人之血氣附行經絡之間熱勝則脈疾寒勝則脈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至於所傷何物豈能別其形象乎醫者不可不審其病源而主家亦不可不說其病源且此子之父不以病源告醫而求藥於市鋪中發藥者亦不審其病而以藥付之以致七八年之病皆昧此理也孫真人云未診先問最爲有準東坡云只圖愈疾不欲困醫二公之語其有功於世也大矣

李梴醫學入門 習醫規格

醫司人命非質實而無僞性靜而有恆真知陰功之趣者未可輕易以習醫志既立矣却可商量用工每早對先天圖漸坐玩讀孝經論語小學大有資力者次及全部四書古易白文及書經洪範無逸堯典 理會大意不必強記

蓋醫出於儒非讀書明理終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變化每午將入門大字從頭至尾逐段誦讀必一字不遺若出諸口 如欲專小科則亦不可不讀大科欲專外科亦不可不讀內科蓋因此識彼則有之未有通於彼而塞於此者惟經涉淺深生熟故有分科不同

熟讀後潛思默想究竟其間意義稍有疑難檢閱古今名家方書以廣聞見或就有德高明之士委曲請問陶節菴云但不與俗人言耳蓋方藥不外於本草素難及張劉李朱縱有小方捷法終不是大家數慎不可爲其誣惑入門書既融會貫通而後可成一小醫愈加靜坐玩讀儒書稍知陰陽消長以己驗人由親及疎自料作車於室天下合轍然後可以應人之求及其行持尤不可無定規每五鼓清心靜坐及早起仍玩儒書一二以雪心源 時時不失平坦之氣爲妙及其爲人診視先問證起何日從頭至足照依傷寒初證雜證及內外傷辨法逐一詳問證雖重而門類明白者不須診脉亦可議方證雖輕而題目未定者必須仔細察脉 男必先左後右女必先右後左所以順陰陽升降也

先單看以知各經隱曲次總看以決虛實死生既診後對病家言必以實或虛或實可治易治難治說出幾分證候以驗自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直令說明不可牽強文飾務宜從容擬議不可急迫激切以至恐嚇如診婦女須託其至親先問證色與舌及所飲食然後隨其所便或證重而就牀隔帳診之或證輕而就門隔帷診之亦必以薄紗罩手 貧家不便醫者自袖薄紗